# 【哪咤的淫乱史】【完】

不要问我为什么叫这么奇怪的名字，「哪」并不是我的姓，准确的说，我应该是姓李，李靖的李，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个姓和这个名字，正如我不喜欢这个叫李靖的人一样。我出生的时候身上就有两件宝贝，一样是混天绫，一样是乾坤圈，别人说我是天上仙人转世，我一点也不在乎，李靖在乎，但他不认为我是仙人转世，他认为我是妖孽。

这个身为陈塘关主帅叫李靖的男人就是我的父亲，虽然做着朝廷的将军，拿着朝廷的俸禄，这个人却似乎从来没有像别的将军一样勤于操练士兵或者剿寇杀敌之类的，他所热衷的事情是修炼他的道术，还有就是在城里瞎转，遇到任何人他都会堆砌起那种令人作呕的笑容去和别人搭讪，每当我看到他媚笑时脸上的肥肉，就忍不住想吐。

但是奇怪的很，陈塘关的老百姓似乎每个人都是傻子，他们都很崇拜李靖，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受到英雄一样的待遇，每每称赞他「爱民如子」之类的好话，这个时候他脸上的笑容就更灿烂，我就觉得更加恶心。

整个陈塘关里只有两个人不买他的帐：我的母亲陈氏，还有我自己。李靖每次看到母亲的时候，面对百姓时的趾高气扬和意气风发就都没有了，唯唯诺诺的比下人还要不如，脸上虽然还是陪着笑，却满是尴尬的神色，似乎欠了母亲很多东西一般。

说起母亲来，她是陈塘关的第一美人，嫁给李靖之前就是，经过１５年的岁月冲刷，生了三个儿子之后（我有两个哥哥，金咤和木咤，不过都被李靖送去和仙人学艺），她依然是陈塘关的第一美人，即使从来不用脂粉之类的东西，皮肤也依然那么的嫩滑白晰，弯月般的眉毛，顾盼生姿的眼睛，柔软的鼻子，红润的嘴唇，五官的搭配无可挑剔，可惜的是，母亲其它部分的肌肤总是遮盖的严严实实，我从来没有见过。

李靖对于母亲的不买帐没有任何办法，但对我就不一样了，因为我在名义上是他的儿子，只要有一点忤逆的意思，他便可以根据那些该死的家法和祖宗规矩对我进行责罚，但是直到现在，他也从来没有机会真正对我动什么家法，原因就在于我有一个忠心耿耿的小跟班阿中和无比爱我的母亲，每当李靖要动家法的时候，阿中总能在最快时间里请来母亲，一看到母亲，李靖的气势就下去了，最后也总是以母亲把我抱在怀里骂上李靖一顿告终，依偎在母亲怀中那种软软温温的感觉实在是太好，所以我经常出于这个原因而故意找李靖的茬。母亲有时候也很奇怪，她常常跟我说：「你们父子啊，怎么弄得跟仇人一样？」我并不回答。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的１５岁生日就快到了。用老百姓们的话说，就是可以娶老婆了。这天母亲在饭桌上用娶老婆的话来逗我，我说：「我不要娶老婆，我要母亲就够了。」母亲的脸「刷」的一下变红了，娇声斥道：「瞎说什么，被别人听见要笑死的。」随后还是忍不住，遮住嘴「吃吃」的笑起来。我也跟着傻笑，眼睛一扫却发现李靖脸色铁青，眼光中充满狠意，死死的盯着我，待到发现母亲看他时，马上又换上一副假笑，呵呵的说：「真是胡闹啊。」我一下子笑不出来了。

夜已经深了，阿中早已在我旁边的小床上睡得跟死猪一般，我却怎么也睡不着，夏天的夜晚一点也不热，但我总觉得身上燥热的难受，还有就是李靖白天在饭桌上恶狠狠的样子一直在我眼前转来转去，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经意之间的一句话为什么会招来他那么大的反应。反正都是睡不着，我决定起来走走轻轻打开门，看着外面的一片漆黑，我有些迟疑，于是回到床边摸到混天绫和乾坤圈带上，虽然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两件所谓的宝贝有什么真正的作用，但混天绫发出的微微红光以及乾坤圈的柔和白光对于晚间外出倒是很好的东西，比起提灯笼来既方便又不容易被巡逻的家丁发现。

绕着内堂走了一小圈，却发现平时应该在值夜的几名丫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这些下人，又偷懒。」我想，不过这倒方便我了，可以大摇大摆的走来走去而不怕被发现。

恍惚之间，不知道怎么自己就向着母亲的卧室方向走去，直到快走到了才回过神来：「我这是干吗，母亲一定早就睡了，即使想撒娇也得等到明天早上吧。」无奈的摇头笑了笑，我便准备回房睡觉去。但是母亲卧房附近传来的淅淅嗦嗦的声音让我停住了脚步，侧耳听去，似乎还有不易被察觉的人声。

「莫非有贼进来？糟糕！」现在要去找家丁恐怕已经来不及了，我摸了摸脖子上的乾坤圈和腰间的混天绫，壮起胆子朝着母亲卧房的方向轻轻走去。母亲的卧房那边透出些光来，接着那一点微光和天生的超人目力，我看见母亲卧房地门口蹲着几个人，嘴里还在嘀嘀咕咕的低声说着什么，是贼人么？我又悄悄走近了一些，咦？那不是今天晚上应该值夜的小翠、小莲和小环么，她们不去值夜，蹲在母亲的卧房这里做什么？

我不想惊动丫鬟，靠着墙蹲下，将乾坤圈和混天绫包在衣服中，以免被丫鬟看见光芒，我倒是要听听她们在做什么。

「小环你这死丫头又发骚了是不是？前天刚看过，今天又拉着我来看。」这是小莲在说。

「去，你自己还不是一样。」小环答道。

「不过咱们夫人不愧是第一美人，三少爷都这么大了，身材还是那么诱人，皮肤又好，连我都忍不住想摸摸。」这是小翠。

「可惜咱们老爷不行，不然就更精彩了，嘻嘻，要不让你们家强哥和夫人好一回，那才好看那。」小莲说。

「去去，小心让老爷夫人听到打死你。」小翠说。

几个丫鬟就这么一边往门里偷看，一边嘴上悄声说些淫词浪语，我虽然不是很明白男女之事，但平时听丫鬟家丁开玩笑多了，也略微了解一些，听着这几个下人糟蹋我无比尊敬的母亲，不禁怒气上涌，就要上前打这些丫鬟一顿。谁知我的手一捏紧，包在衣服里的两样宝贝突然间光芒大盛，整个外屋都亮了一下，我一吃惊，光芒随即退去。

三个丫鬟也被突然的闪光吓了一跳，小环道：「你……你们有没有看到一道闪光？」小翠道：「你……你也看到了？」小莲道：「莫非是鬼么？」三人面面相觑了一阵，连滚带爬的逃了出去，只留下我在墙角握着两个宝贝发呆。

呆了一阵，我的注意力逐渐由宝贝的用途转到了母亲的卧房上，到底母亲的身体有多么漂亮，惹得同为女人的丫鬟们都那么羡慕，好奇心越来越盛，但想到自己也要学丫鬟去偷看母亲睡觉的情景，不有的脸上阵阵发烧，心中觉得这是不对的，毕竟她是自己亲生的母亲，儿子去偷看自己母亲的身体似乎不合情理，但却无法阻止自己的脚步向着母亲的卧房门口移动过去。

掀起布帘子，我把眼睛凑到房门中间的缝隙上向里面看去。床并不是正对着房门，因此我从门缝中只能看到床的后半部分，床头却看不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床外侧一具肥胖的赤裸身体，我一阵恶心：是李靖。李靖侧身向里躺着，似乎并没有睡着，右手被身体挡住，但是看起来像是一直不断地在动，完全看不到母亲的身体，我不禁大为失望，刚想离去时，听到李靖的声音：「好夫人，你就让我再试试看吧，这次肯定可以的。」母亲「哼」了一声，没有说话。李靖又哀求道：「好夫人，我最近托朝中的好友给我带了种蛮人的药物回来，听说即使普通人吃了也能大战三个时辰，你就让我试试看好不好？」母亲似乎迟疑了一下，接着「嗯」了一声。

李靖如得圣旨，急忙撑起他肥胖的身躯，转身下床，跑到旁边的柜子去翻药了。而这使得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母亲的赤裸身体，生我养我的亲生母亲的美丽胴体。

母亲是微微侧身向外躺着，我无法看见母亲的头和脖子，而母亲的胸部则被一片淡粉色的小肚兜挡住，不过这种景色对于我来说已经是大大的享受了：菱形的肚兜并不大，只能挡到肚脐，于是母亲的腹部和盈盈一握的小蛮腰便尽收眼底，白嫩细滑的肌肤在摇曳的烛光之下更增添了一种妖艳的美感，腰部往下便是微微凸起的小腹，随着呼吸似乎在不停地颤动。母亲向床边伸出的一条玉腿挡住了小腹向下的部位，但这种姿势却让我一览无余的看清母亲的整条美腿，从雪白的大腿到美丽的小腿划出一道异常美妙的弧线，一直延伸到脚踝。母亲的脚也异常的漂亮，细嫩的脚趾长长的、相互间整整齐齐的依附在一起，整只脚显得玲珑剔透。

猛地小腹中似乎有一团火在不断地窜动，好像要找一个突破口冲出去一般，而这团火每每往下腹撞击一次，我的下体便涨大一分，短短的一会儿，下体已经将薄薄的绸缎短裤撑起一个明显的帐篷，而且还在不安分的跳动。母亲在床上等的似乎有点烦了，娇声道：「吃个药也需要那么久么？你再不行的话今天晚上就不许上床睡。」只听得李靖说：「就好就好，哎哎，起来了起来了！」他的声音中充满了喜悦之情，接着我就看到一个肥胖的身躯跑到床前，李靖挺着肚子对母亲道：「夫人你看，硬的很厉害呢。」我也不禁好奇的向李靖的下身望去，果然一根粗黑的东西已经翘了起来，而且几乎要靠到肚皮，但是长度……我忍不住要笑出声来，那根东西短短粗粗，实在是和李靖长的很相象。

母亲却似乎并不这么想，她的声音中竟似乎有些惊喜：「真的。果真蛮人的药有些效果嘛。」李靖嘿嘿淫笑，如饿虎扑食一般扑上床去，一下子就压在了娇弱的母亲身上，我一阵心痛，这么娇柔的母亲被李靖压在身下，不会压坏了么？

李靖双手撑住床，屁股左右摆了摆，道：「好夫人，我要进来咯。」随即屁股一沉，他的下身就和母亲紧密的贴合到了一起。母亲「啊」的叫出声来，两手抓住了李靖的胳膊，接着似乎从喉咙深处吐出一口气来：「好……好硬，好粗……」李靖得到母亲的鼓励，显得很高兴，下身疯狂的耸动，而听声音，他似乎在不停地亲吻母亲。床上的两人兴致正高，我却觉得索然无味，怎么母亲连李靖那么丑陋的东西也能愉快的接受？平息了一下自己的心情，看着自己的下体慢慢回到原状，我轻叹了一口气准备离开。

刚刚转身走了一步，李靖的声音便从门缝中传了过来：「啊，夫人，你今天好紧，我……我忍不住了……」母亲道：「怎么你……哎？又这么快？」我心中一动，转身又向门缝里看去。

李靖肥大的身躯已经没有动作了，从我这里都可以清楚地听到他粗重的喘息声，母亲则没有什么动静。过了一会，母亲长出了一口气，我看见一只白晰的手将李靖的身子推开，随即母亲坐了起来，我终于可以清楚地看清母亲的上半身了。

刚才还穿着的小肚兜可能是被李靖扯开，只有背后的一根细布条还保持着肚兜继续挂在母亲的胸前，而母亲坐起来使得肚兜的上半截滑了下来，两只可爱的白兔便呈现在我的眼前，那就是我小时候曾经无数次把玩和吮吸的生命泉源么？

高耸的双峰浑圆白嫩，现在则呈现微微的粉红色，随着母亲的呼吸也似乎有了生命般的一动一动，那双峰上的娇艳两点如新剥鸡头米……我的下体又开始涨痛。

母亲的脸色现在却是异常难看，「你吃了药也只是这种本事么？」她冷冷的瞄着李靖。李靖似乎无言以对，嗫嚅了一会道：「夫人，可……可能是我第一次吃这药，并不了解药性，而且你今天又这么……这么紧……你让我再歇会，再试一次看看。」母亲并不理会，「哼」了一声后径自下床来，走到床尾的马桶上蹲下，「这是母亲要小解么？」看着母亲浑圆雪白的粉臀正对着我，只觉下体一阵跳动，似乎有什么东西要奔涌而出一般，我连忙深吸几口气，才算压制住这股冲动。稍顷，母亲站了起来，拿出一条布巾擦了擦股间，我依稀看到母亲股间的神秘天地，脑子又是一股热血上涌，奇怪的是，我并没有听到母亲小解的水声。

母亲擦拭完毕，便直接拿起一条裙子穿上，接着将肚兜扣好，向房间中间的桌子走去，「扑」地一声吹熄了蜡烛。我听到房中淅淅嗦嗦的脚步声，接着李靖问道：「夫人你要去哪里？」母亲的声音在门旁边响起：「我去叫小环来把马桶倒了，你还要这些脏东西留到明天早上么？」接着就是拔门闩开门的声音。

我大吃一惊，急忙要找地方藏身，但为时已晚，房门「吱呀」一声在我的面前打开了，身上仅着一条小肚兜和外裙的母亲就这样和拿着乾坤圈、混天绫不知所措的我面对面的撞在了一起。

猛然间看到门外的黑影，母亲「啊」的轻呼出声，但随即便借着宝贝的淡淡光线看清楚是我，脸上的惊吓逐渐被疑惑所替代，李靖在屋里问道：「怎么了夫人？」母亲没有立刻回答，一双妙目盯住了我的眼睛，奇怪的是，我现在地心情异常平静，没有一丝害怕，于是便静静地回望母亲，片刻，李靖又问了一声，母亲忙答道：「哦，没什么，我被门坎绊了一下。小环不在外面，我去找一下。」随手将身后的门关了起来。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冷静下来并且应对如流，我不禁佩服起母亲的急智，目光中透出一丝笑意，母亲将我拉离卧房的房门，随即嗔道：「怎么这样顽皮，那么晚还转来转去的？还敢笑？小心一会你爹爹发现又要打你。」我正要考虑如何回答，眼光却扫到母亲的肚兜和上身露出的雪白肌肤上，觉得不妥，连忙移开，母亲发觉我的眼神异样，往自己的身上看去，又是「啊」的一声，捂也不是、躲也不是。我想起身上的混天绫，连忙扯了下来递给母亲，母亲披上之后才算平静下来。

定了定神，母亲支支吾吾的问道：「你……你没看见什么吧。」母亲的本意是想问我有没有看见她肚兜旁的肌肤，我却会错了意，以为母亲问我在门口的时候看见了什么，从来不会对母亲说谎的我一下子便将闲逛到这里看见丫鬟偷看然后自己好奇也去看得事情全盘托出，只是省略了宝贝发光的一段。

我这番话讲完，母亲的脸色已经是红透了，再衬着混天绫的红光，真的如同面上着火了一般，她双手将混天绫抓得死死的，嘴唇动了又动，却始终说不出话来，许久才呼出一口气道：「宝贝儿，这是些大人间的事情，小孩子是不可以看的，也不该知道，回去好好睡一觉，把今夜的事情忘记个干净吧，要听话，知道么？」说话时眉间竟似乎有着解不开的愁思。

我只觉得有满腔的话要对母亲倾诉，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得对母亲行礼道：「是。那孩儿回房去了。」母亲微微点头，接着将身上披着的混天绫解下给我，似乎对自己裸露在外的肌肤已经不在乎了。我接过混天绫，郁郁的转身回房，身后似乎传来一声轻轻的叹息。

回到房间，阿中还是酣睡如泥，我躺在床上，脑子里乱七八糟，一会是母亲那雪白的身躯在眼前晃过，一会又是李靖在母亲身上气喘吁吁的模样，转来转去，最后母亲跟我说话时那哀怨的神情在脑子里萦绕不去，让我只觉得满心的凄苦无法缓解，不知不觉的竟流下泪来。折腾了半夜，我终于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第二天醒来的时候竟然已经快到晌午，还是阿中晃了半天才将我晃醒，不知道为什么，醒来的时候竟有些感觉浑身乏力，也许是睡多了吧，我想。阿中给我拿来外衣准备穿上，突然间他盯住我的下体目不转睛的看起来，我莫名其妙，于是也低头看去，却发现一滩发黄的污迹赫然就在裆部，从来不尿床的我怎么……？见阿中还在看，我怒气上冲，骂道：「死东西，看什么看？没见过少爷尿床是怎么的？」阿中被骂却毫不生气，反而笑嘻嘻的道：「哈哈，少爷真是小孩子。这可不是尿床啊，恭喜少爷，少爷已经变成大人了，可以娶个少奶奶回来了，哈哈哈……」我更加摸不着头脑，但又觉得这件事情似乎不应该跟下人细问，于是「哼」了一声道：「我自然知道，还不赶快拿一条新裤子来给我换上！」阿中连声应允，喜滋滋地到衣柜处拿了一条干净的裤子来给我换上。

我摆了摆手让他出去，自己脱掉了裤子，这才注意到原本白净的男茎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生出了几根毛发，以前家丁和男仆们和我玩笑的时候总是说：「等少爷你长了毛成了大人，小的们就可以带你出去找乐子了。」原来我真的变成大人了，想起母亲昨夜说的「大人间的事情小孩子不能问」，不自觉的心里竟有一分欢喜：我现在是大人了，不再是小孩子了。

穿好衣服出门，发觉丫鬟和仆人们看我的眼神有些异样，而一边的阿中更是不停地和仆人们交换眼色，时而还捂嘴偷笑，我知道阿中这张臭嘴已经将我「尿床」的事情传了个遍，心里几乎要恨死阿中，却又不能大张旗鼓的责罚他，只好狠狠瞪了他几眼，可惜阿中这贱骨头却丝毫不以为意。

我刚准备去母亲那里请安，阿中道：「哎哟我的少爷，这都什么时辰了，夫人早不在后堂了，现在正在饭厅等着你呢。」我「哦」了一声，向饭厅走去。

李靖并不在饭厅中，这顿时让我的心情舒畅了许多，看到母亲坐在桌子旁边，我上前请安，母亲伸手将我扶了起来，站立起来的时候，我的眼神和母亲正对到了一起，两人脸上都是一红，想起了昨天晚上的事情，有些不知所措，于是两人默默地吃完了饭。

等到吃完，我靠着母亲坐了下来，东张西望的想找些话题来说，看到李靖平时坐的位子空着，我问道：「他呢？」说着向李靖的位子努了努嘴。母亲「吃」的笑了出来：「你这孩子，爹都不叫一声，怎么说他也是你父亲啊！朝廷来人给他加封，怕是白天都不会回来了。」我想到一整天都不用看到李靖的臭脸，心情更是愉快，不禁有些眉飞色舞起来，母亲莞尔道：「你爹不在家就这么高兴么？他平时对你严也是为你好啊。」我撅起嘴道：「哼。孩儿才不要他管，对了，母亲，今天早上，阿中说我已经变成大人了。」我本想让母亲听了也高兴一下，谁知道母亲听完我的话却红晕上脸，斥道：「什么变成大人了，没的胡说八道。」我急道：「是真的，阿中还说恭喜我呢，不信你叫他来问问。」母亲的脸颊更是飞红，而旁边伺候着的几个丫鬟已经是捂着嘴「吃吃」的笑出了声，母亲连忙把丫鬟们轰了出去，并让她们带上厅门。门一关上，母亲一指头刮在我的鼻梁上：「没出息的孩儿，这种事情也是随处都可以说的么？记住，这件事情就咱们母子俩知道就可以了，再别出去对别人说了，这是不可对外人道的事情，知道么？」我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忽然想起一件事，忙对母亲道：「母亲，我现在已经是大人了，那你昨晚说的小孩子不能知道的事情，现在就可以问了吧。」母亲一下子怔住了，愣了半晌才幽幽地摇头道：「不行的。」我着急起来，缠着母亲问：「为什么，你说小孩子不能知道，那是大人间的事情，可我现在已经是大人了啊，母亲你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告诉我了啊。」母亲凝视我半晌，叹了口气，将我搂进怀里，轻轻的道：「比起你爹爹和我，你毕竟还是孩子，这些事情你现在不会明白的，等到你自己有了媳妇儿，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母亲怀中一阵阵地幽香让我心神俱醉，恐怕「软玉温香」的词便是来自于此吧。我迷迷糊糊的说：「孩儿不要娶媳妇儿，孩儿只要有母亲就够了，孩儿要陪伴母亲一辈子。」我感觉母亲的身体一震，接着将我搂得更紧，脸颊贴着我的脸，口中喃喃道：「傻孩子，傻孩子，这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的脸上感觉到湿湿的，伸手一摸，竟是母亲的泪水，我慌了神，莫非是自己说错了什么话吗？连忙搂住母亲的脖子，想说些什么来安慰母亲，未曾开口却先自己掉了泪。我们母子俩就这么在空荡荡的大厅里互相依偎着，静静地流着泪。

我毕竟是因为受到母亲的感染才哭，因此一会便收住了，母亲仍将我搂得很紧，这使得我不由自主的开始享受母亲怀里的温软，母亲胸前两处饱满的突起就这么顶着我的前胸，随着母亲的抽泣一动一动，让我倍觉舒服，但下体却不听话的开始挺起来，顶住了母亲的大腿，不过既然母亲并不在意，我也继续一动不动的享受这难得的感觉。

好景总是不长，母亲很快停止了抽泣，一下子将我推开，脸上红红的还挂着泪水，哭的有些发肿的妙目瞪住我的脸，接着就转到了我下体的小帐篷上，看了一会似乎突然觉得不妥，于是扭过了脸去，轻轻道：「好孩子，你真的……长大了。你……先出去吧，我想一个人待一会。」我糊里糊涂地退出来，糊里糊涂地回到自己的房间，阿中见我脸色不对、又眼睛红红，还以为是我被母亲骂了，也不敢打扰我，悄悄地带上房门走了出去。

我躺到床上，满脑子乱七八糟，什么也想不到，翻来覆去的越发觉得天气热的难受，于是决定去江边洗澡玩。

拿定主意，我叫来了阿中，准备出关去江边，阿中道：「少爷，要不要带些亲兵去？听说最近江边很不安宁似的。」我撇了撇嘴：「你胆子小的话，留在家里好了。」阿中忙道：「少爷你哪里的话，我阿中算什么，当然是少爷你的安全要紧，要不我先请示一下夫人好了。」提起母亲，我忽然想起：若是和母亲一起去江边散心岂不更好？于是飞奔到母亲的卧房，母亲本不愿意出去，但在我的软磨硬泡之下，终于答应和我一起去江边，不过却多带上了４个丫鬟。母亲身边的丫鬟都有武功在身，因此也省了带上亲兵，阿中是男人，内眷出游他就不便去了，于是我和母亲便带着丫鬟们向着江边进发。

江边确实凉快的很，风吹过来，似乎将我的烦恼都吹走了，再看母亲，似乎还是有些闷闷不乐的样子，我一时也无计可施，只好让丫鬟们自己去玩，我陪着母亲走走或许更好一些。丫鬟们难得来次江边，乐得我们不用伺候，一下子跑了个不见踪影。

凉爽的江风吹在身上，让我舒服的很，却碍于母亲在身边不好意思自己跳下去畅游一番，谁知母亲却开口道：「去吧。」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问道：「去什么？」母亲吃吃的笑道：「不是要游水的么？怎么净在这水边转悠？」我大喜过望，转念一想又问：「那母亲你……？」母亲眼中闪过一丝调皮的光芒：「我也下。」我吓了一跳，却发现母亲已经三下五除二的将上衣和裙裾脱去，露出一身标准渔家女的打扮来：上身是没有袖子的月白短褂，不但两条白生生的胳膊露了出来，甚至柔嫩的腹部和肚脐也一览无余，下面是一条同色的裤衩，紧紧包裹着母亲略微有些凸出的小腹和翘起的丰臀，而修长的小腿和丰满的大腿几乎全部暴露在我的眼前。

我被母亲这大胆的装束吓住了，从我记事以来，母亲就从来没有在我面前露出这么多的身体（自然昨天晚上不包括在内了）。母亲笑着走过来揪了我的鼻子一下：「小傻瓜，今天让你见见母亲２０年前的本事。」说完轻盈的跑上两步，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

我呆呆的望着江面，不知道是该跟下去好还是继续站着看，过了半盏茶的时间，母亲还没有从水中露出头来，我这才慌张起来：该不会是母亲溺水了吧，不远处就是江的入海口，难道有鲨鱼游了进来？于是连忙扒掉衣服，慌忙之中将贴身的裤衩也扒了下去，但时间紧迫已经容不得我想太多，立刻潜下水去寻找母亲的身影。

适应了一下，我在水中睁开眼睛，左右看看，却没有发现母亲，于是越发着急起来，正准备换口气向更深的地方去找，却感觉脚心被什么戳了一下，大惊失色，连呛了两口水才浮出水面，就在我大咳特咳得时候，才发现母亲就笑盈盈的在我身后，原来刚才戳我脚心的就是母亲。

母亲这小小的恶作剧让我也玩心大起，于是在咳嗽平静下来之后，我猛地扎下水去，准备也让母亲吃点小苦头，谁知等我在水下睁开眼睛，才发现母亲又不见了，不一会脚心又被戳了一下，这次我倒不再慌张，没想到母亲的反应和水下功夫这么好，我的好胜心起来了。

在被袭击了几次后，我知道母亲就跟在我的身后，于是假装向左游，突然一个回身，向母亲游去，母亲被发现了倒并未慌张，轻盈的在水中转身游开，如同一条美人鱼一般，我开足马力，终于在母亲准备探头换气的时候从后面冲上去抱住了母亲。

我的头刚浮出水面，就听到母亲银铃般的笑声：「好了，好了，母亲老了，输给你了。」我连喘了几大口气，才说出话来：「母亲你……好厉害，这回我……我再不撒手了。」但是抱着母亲水淋淋的身体，我的脑子却开始胡思乱想起来了。

母亲穿的「渔家女」装本就单薄的很，水浸之后更是如同无物，我就如同抱着母亲赤裸的身体一般，双手搂的是母亲光滑的腹部，母亲的后背则紧贴着我的前胸，眼前是母亲湿湿的黑发和光洁白皙的后颈，这些让我一下子感觉到：现在没有穿裤衩的我将会变的多么尴尬。

但在我认识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已经晚了。发怒般挺起的下体不偏不倚的顶在了母亲的臀沟中间，而且一跳一跳的还在继续长大。母亲和我几乎是同时沉默下来，耳边除了水声和风声，便只是我和母亲的喘息。

我丝毫没有想放手的意思，即使被母亲打骂，我也希望将现在这种奇妙的感觉尽量延长哪怕一瞬间。而母亲似乎也并没有如我所想的要离开我的怀抱，呼吸渐渐平静下来，母亲将两只手放在我环抱她的手臂上，轻轻的握住，却也并不说话，我甚至还感觉母亲将臀部微微的向后顶，这样我的「那一根」就在母亲的臀沟中陷的更深。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母亲动了动身子，用手将我的双手拉开，却不撒手，道：「我们……回岸边去吧。」就这么拽着我的手走出了水，回到放衣服的地方，母亲对我说道：「你……穿上衣服罢……」我只有默默地听从母亲的话，拿起贴身裤衩准备穿上。

江面上突然传来的一阵大笑让我和母亲都吓了一大跳，循声望去，竟是一名背手站立的白衣秀士，奇就奇在他居然是立在江面之上，却足不沾水，在风中衣襟飘飘，再加上秀士身形挺拔、面目俊朗，连我都一时为这秀士的风采倾倒，忽然想起我还没穿上裤衩、母亲也是一身的湿衣裳，连忙套上裤衩，再手忙脚乱的捡起母亲的外衣给母亲披上。白衣秀士又是一阵大笑，我恼怒道：「你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那秀士道：「哈哈，闲来无事，到江边看看风景，没想到却看到一个大美人在私会自己的小情人。」想起刚才我和母亲在水中依偎的场面肯定已经被这秀士一览无余，我恼羞成怒，正想找些话来骂他，母亲已先斥道：「你这秀才，满嘴的胡说八道，什么小情人，这是我的儿子。」秀士听了这话不禁一脸的惊愕，随即又摇头笑道：「没想到你这妇人长的如此美貌，说起慌来却一点也不知道该怎么编，这普天下居然会有儿子一丝不挂在水中抱着衣衫单薄的母亲的？而且我看你年纪不大，身边这小子的那话儿却是不小，想必你就是哪家的贵妇，这小子么……大约就是你的家仆，你们二人背着男主人勾搭成奸，今日到江边来私会，却被我撞见，你说我猜得是也不是？」说罢微微颌首，似乎对自己的推断颇为满意。

我和母亲又是急，又是羞，这秀士刚才那一番话说的不无道理，现在即使我们想反驳也不知道如何解释。我只想一走了之回家，和母亲对望一眼，母亲眼中也满是羞意，我穿好衣服，将混天绫扎在腰间，拉起母亲的手，拔脚便走，好早早甩掉这讨厌的白衣秀士。

谁知走了没几步，发现秀士鬼魅般的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吓了一跳，连忙护在母亲身前，怒道：「你挡住我们的去路要做什么？快点走开！」秀士笑道：「这小家仆还挺忠心，难怪你的主母如此美貌也会委身于你了。」我更是生气：「你这死秀才，还满嘴的不干不净，闭上你的臭嘴，让开路来，否则要你好看！」秀士道：「哦，要我好看？哈哈，当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倒要看看你如何要我好看。」嘴上说着，脚下丝毫没有让开路的意思。眼见这秀才比我高出许多，也不像平时陈塘关里那些秀才那样看起来身材单薄，想来我无法打过他，但为了母亲，我只有咬咬牙硬着头皮上。

紧了紧腰间的混天绫，我摘下一直挂在脖子上的乾坤圈（这也是我唯一能找到的当武器的家伙了），准备跟秀才拼上一拼，刚要冲出去，就被母亲拉住了。

母亲将我拉到自己身后，向秀才深深的一个万福，接着道：「这位先生，我儿……家仆有什么言语顶撞之处，还望多多海涵，请先生让开路让我们过去，天色不早，我们需得赶回家去才行。」那秀才连连点头道：「我就猜你是大户家的妇人，果然是知书识理的，这番话比你那小仆的要受用太多了。」我虽然不高兴母亲对这人低声下气，见他口风松动，也有些高兴，等回家了下次带些家丁来修理他，我想。谁知秀才接着道：

「不过么，要想过去还得答应我一个要求。」母亲道：「先生不妨请说。」秀才清了清嗓子，对母亲鞠了一躬道：「不才想请夫人和在下一赴巫山，等完事之后，在下自当放两位过去，而且今日之事再不会提起。」母亲顿时脸红过耳，斥道：「你……你这秀才，我当你是正经人，怎生如此下作？」秀才道：「哎，我不过是觉得夫人貌美如花，心生仰慕，况且你和这小家仆都可以做，为什么不可以和我做，我无论哪方面都要比你这小家仆强上百倍吧。」我并不清楚「一赴巫山」是什么意思，但看母亲的反应和秀才的说话，也大概了解这就是家仆们常说的「下流事」，怒气一发不可收拾，猛地从母亲身后跃出，抓紧乾坤圈朝着秀才打去，冲到半途，我才发现手中的乾坤圈和腰间的混天绫不知道什么时候光芒大盛，比起昨夜的光更强烈许多，即使在白天也十分耀眼，而且丝毫没有消退的迹象，乾坤圈还在隐隐的震动。

秀才本来满脸的不在乎，但看见此种情景，不禁神情大变，脱口道：「乾坤圈，混天绫！」我正在奇怪这秀才怎么会知道宝贝的名字，却发现秀才高高跃起，两个起落便回到了江面上，接着平静的江面上突起了一个高高的浪头，秀才的身影没入其中不见了。

我和母亲面面相觑，不知所措：这秀才的出现和消失都不合常理，实在想破脑袋也无法相通。呆了一会，不远处传来丫鬟们的声音，「死丫头们，刚才需要你们的时候跑哪里去了。」我在心里暗暗骂道，却又无法说刚才的事情，一行人便这么默默地回到了家里。刚进家门，阿中迎了上来，鞠了个躬道：「夫人，老爷托人带口信回来说，他今晚不回来了。」母亲点点头，阿中又接到：「对了夫人，厅中有位客人，说是夫人的旧友，已经等了半盏茶的功夫了。」母亲「咦」了一声，挥手让阿中退下，向客厅走去，我也跟着母亲，想看看母亲的旧友是什么样子。

一进客厅，我和母亲都傻了眼，椅子上坐的赫然就是刚才的秀才。见到我们进来，秀才起身作揖：「夫人你总算回来了。」母亲冷冷的道：「你怎么找到这里的？你来做什么？」秀才笑道：「这些事情待会再说，不过我想和夫人及夫人身后这位谈谈海边我看到的事情。」说到「海边我看到的事情」几个字，还特别提高了声音。

母亲和我都是大羞，母亲连忙让下人们退下，关上厅门。那秀才没等我开口，倒先向我发问起来：「这位小兄弟，我想知道你的乾坤圈和混天绫是从何处得来？」我一愣，没想到他会问我这个毫不相干的问题，下意识答道：「什么何处得来？

我出生时，便带着的。」秀才脸色又是一变：「你出声时就有的？难道你不是家仆，是李靖的三儿子哪咤不成？」我没好气的答道：「自然！」秀才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母亲，我这才醒悟：证实了我俩的母子关系，刚才海滩上的事就无法解释了。谁知秀才来回看了一会却叹气道：「天意，天意，该当有此劫难。」母亲和我都是莫名其妙，但也看出秀才并没有什么恶意，我的语气也好了不少：「秀才，你说什么劫难？」秀才道：「你们母子……」突然住口，摇头笑道，「天意不可违，天机不可泄漏，我只想告诉二位，行事无须顾忌世俗，当顺心意而为，哪里出来的，自然还可以回到哪里去。有朝一日有什么度不过去的难关，心中默念我的名字３遍即可。我叫太乙。」说罢一拂袖，竟然平空不见了。

我被秀才搅和的乱七八糟，脑子一片胡涂，再看看母亲，她也正用迷惑的目光向我望来，看到我愣愣地样子，母亲不由得一笑，我也跟着傻笑起来，「管他什么狗屁秀才，就当从来没见过这人好了。」我想，母亲想必也是如此考虑，她摸摸我的头，叫来仆人准备晚饭。

晚饭吃完，茶也吃完，我正想着要做什么来消遣，母亲却叫来了几个贴身丫鬟，吩咐道：「老爷今天晚上不回来，你们也不用服侍我了，回家去好好休息一下。」几个丫鬟大喜过望，连声称谢，一溜烟的跑了个干净。

我不明白母亲为何要这么做，抬眼看看，却发现母亲脸颊微红的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见我定定的望着她，不禁害羞起来，嗔道：「吃完了也不去消食，没事就去后花园玩去，反正今晚那也不会有人。」说完忍不住轻笑一声，站起身来便走了。

我越发的莫名其妙，后花园我是常去的，但都是白天，蝶飞燕舞的有的赏玩，晚上黑漆漆的却又有什么可玩的？而且去后花园要经过后堂母亲的卧房，那么阿中也不能带去一起，我一个人玩个什么劲来？慢着，母亲刚才特地说那里不会有人，莫非有什么深意么？我决定就去后花园走上一趟。由于几个丫鬟都回了自己的家里，后堂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经过母亲卧房的时候，我瞄了一眼，却发现里面亮着烛光，透过门缝照出来。我想起昨天晚上的旖旎风光，不由得心中一荡，虽然在提醒自己：里面可是你的母亲，昨天晚上的事情可一不可二。脚下却轻轻的移动到了门缝前，侧头向里窥去。

母亲穿着一件淡青色的长袍子，垂手站在屋子中间，怔怔的不知道在想什么，半晌，她抿嘴一笑，轻轻的举手将袍子脱了去，里面穿的却赫然是午后在江边时的那套「渔女装」。我奇怪道：母亲这时候这身打扮作什么？莫非还要去江边不成？

再望去，母亲双手环抱在了胸前，头微微的后仰，眼睛也眯成了一条线，那丰满的臀部则在一下一下的向后顶，摇曳的烛光中，看着玉女般的母亲有韵律的扭动身躯，不禁有种妖艳的美感，这两天来，我竟似乎将１０多年来没发觉过的母亲的美全部都探索了一番似的。

看着看着，我突然明白过来，这身装束，这个动作，不正是在江中我们母子相拥时的姿势么？母亲这是在回味当时的美妙感觉么？我感觉小腹里如同有一团火在冲着，男根也不由自主的挺立起来，似乎伴着母亲扭动的节奏还在一跳一跳，这时的我仿佛又回到了江水中，怀里是软软的母亲的身体，鼻子里闻的是母亲的体香，下体则深深的陷在母亲美丽丰满的臀部中间……我的手不知何时抓住了自己的男根，我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下体在裤子和手指的压力和摩擦下传来阵阵地快意，几乎是毫无征兆的，我感觉一股液体从下体冲出，浑身犹如突然放松了一般，舒服中又带着疲劳。

我无意识的将手臂靠到门上想支撑一下身体，谁知道门根本没有闩起来，在我一靠之下「吱呀」地打开了，门里门外，我和母亲两个人毫无阻隔的对望了。

本想马上离开这种尴尬境地的我被母亲的眼神制止了，犹如被施了魔法一般，我一步一步的挪进了门里，随手带上门，向着母亲走过去，在距离母亲３尺的地方，我停了下来，裤裆里粘呼呼的感觉实在太不舒服了，而且那些东西不但顺着裤腿在往下流，甚至已经浸透了裤子，从外面就能够看到裤裆那里的一块湿痕。

母亲一直在用眼神鼓励着我往前走，直到我停下才开始打量我，发现裤裆的湿痕后，母亲用一种特别的眼光看着我的脸，接着开口道：「脱掉好了。」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服从，于是不一会我便已经下身赤裸的站在母亲的面前，奇怪的是，我没有感到一丝害羞，仿佛我又回到了婴儿时期，在母亲身前脱掉尿湿的裤子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母亲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摸出一块帕子，走到我的身前蹲下，左手扶住我的胯部，右手轻轻为我仔细的擦拭，下体传来的痒痒酥酥的感觉前所未有，在母亲为我擦拭完流到腿上的东西之前，男根已经再次发怒般的挺立起来，几乎要碰到蹲着的母亲的头顶。

母亲的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神色，接着她将帕子扔到一边站了起来，两眼望着我道：「像今天下午一样，再抱母亲一次好么？」求之不得的我不知该说什么，只是默默点了点头，然后便走到母亲身后，用力的将母亲的整个身子搂进自己的怀中。

直到将母亲抱在怀中，我才发现母亲身上穿的并不是下午的那套衣裳，而是一套样式差不多却由丝制成的衣服，顺滑的感觉让我觉得母亲几乎是赤裸的被我拥在了怀中，男根顶在母亲的双腿中间，只觉得四周围都是滑腻的质感，已经分不清楚哪些是母亲的衣裳，哪些是母亲裸露在外的肌肤。

母亲并没有让我抱太久，她在怀中挣了两下，我放开了手，母亲并没有走开，也没有转身，而是背对着我将上衣脱掉，美丽的裸背即使在昏暗的烛光下也还是白的耀眼，接着母亲再次拉过我的双手从后面环住她，不同的是，这一次母亲引领着我的手放上了她的乳房。指间感觉到母亲乳房的柔软和嫩滑，我忍不住用了点力，母亲「啊」了一声，轻轻骂道：「急色的孩儿……」接着便任由我的双手肆意揉捏那两只充满生命泉源的白嫩乳房。

我还沉浸在对母亲乳房的光顾，母亲的双手又有了动作，她伸到自己的腰间，轻轻拉开了系着下体小衣的丝带，接着臀部稍稍前移，等我再次感觉到母亲将臀部贴回来的时候，我们的下身已经完完全全的是肉与肉的充分接触了。母亲的整个胴体在我的怀抱中变的火热，我仿佛能够感觉到她心跳的节奏，而我自己也是紧张的不知道该做什么，心脏如同要从喉咙里跳出来一样，我只知道更加紧紧的抱住母亲，下身拼命的向母亲贴过去，生怕母亲突然从怀里挣脱，于是一切又都成了一场空。

母亲的呼吸越发的急促，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上已经微微的渗出些香汗，这时我的手又被母亲抓住，接着便从母亲的乳房慢慢下滑，滑过母亲的腹部和微微突出的小腹，继续往下，我感觉手指触到了一些毛发，继续往下，我的一只手掌被母亲紧紧的按在一个地方，我能感觉那里有一条缝，而且似乎还有些湿润，「这……就是生出你的地方了……」母亲轻轻的说。我感觉脑子一下被血液冲昏，全身犹如在飘一般，我想把母亲扳过身来仔细端详，却被制止了。

母亲犹如梦呓般的说：「不要转身，就这样好了，面对面的话，我会无地自容的……」我放弃了，这时母亲的手从自己的胯下伸了过来，抓住了我的男根，母亲的手指细长柔软，我几乎又要有喷发的感觉，男根猛烈的跳动了两下，母亲慌忙道：「不要动，忍一下……」我于是强自忍耐，终于平静下来，母亲的手于是带着我的男根向前挺进，在男根的头部触到母亲的那条缝后，母亲的臀部向后一挺一压，我便感觉男根已经进入了一个无比温暖柔软的所在，比起母亲手握的感觉又要舒服上好多倍。

这种事情似乎并不要人教，我发现自己已经在慢慢的耸动下体，让自己的男根在母亲的身体中一深一浅的进出，虽然有一种疯狂动作的欲望，但是一来怕弄疼了母亲，二来也怕一不小心将男根抽出便再也没有机会进去，于是我始终保持着不紧不慢的动作，不一会，我感觉母亲的那里越来越湿润，母亲也开始大口的喘气，喉间发着轻微的含糊不清的声音，圆润的臀部也似乎在配合我的节奏一下一下挺动，母亲的双手向后抓住我的腰部往前压，似乎想将我整个人再次塞回到生我的那条缝中去。

桌上的蜡烛光越来越暗，在猛的跳了一下之后便熄灭了，但我们母子俩已经无暇顾及，黑暗中两具汗淋淋的身体继续不停的交缠，两个人粗重的呼吸声清晰可闻，我已经顾不得太多，两手粗暴的抓住母亲的两个乳房，用力的挤压搓揉，下体也拼命的挺动，胯部撞击母亲丰满的臀部发出「啪啪」的声音，猛地，我感觉母亲的全身肌肉都绷紧了起来，连那条窄小的肉缝也一下一下的收紧，我再也忍不住那种挤压的快感，男根深深的向母亲身体里顶去，接着就是一阵猛烈的喷发，母亲竟拿过我的手，用力的咬了下去，疼痛和下体的快感结合起来，让我几乎昏过去。

强烈的喷发似乎带走了我大半的力气，我只觉得腿有些发软，而母亲的情况更甚，她似乎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娇躯软绵绵的被我抱在怀中，原来紧紧抓住我的双手也只能无力的扶在我的胳膊上，我努力抱着母亲，生怕一不小心她就会摔倒在地上。

过了半晌，母亲默默的离开我的身体，拿过我的手轻轻舔舐，黑暗中我看不清母亲的脸，也想象不出现在的母亲是什么神色，过了一会，母亲放开我的手，轻声道：「回房去吧，刚才是个梦，回去睡一觉就醒了。」我无言以对，默默的摸到自己的衣服，穿好了离开。由神仙一般的感觉跌落回凡人实在让我接受不了，回到房间，阿中见我脸色不好，也没敢多问，服侍我上了床，不一会，疲倦的感觉便包围了我，我睡着了。早上起来，发现李靖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回来，而母亲……却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对我的态度一如从前，倒是我处处觉得尴尬，越来越怀疑昨天到底是不是母亲，看看自己手上被母亲咬的牙痕还赫然就在，于是满心的糊涂无法排解。

早饭后，李靖一如既往的去巡防，我找了个机会凑到母亲身前，故意将手上的伤痕放到母亲面前，母亲一看之下连忙转过头去，说道：「怎么……怎么这么不小心弄伤自己……」从母亲的反应，我知道昨天晚上并不是在做梦，于是心里舒服了许多，但母亲身体的感觉让我难以忘怀，后来的几天，我总是找机会要和母亲独处，想告诉她自己的想法，母亲却始终躲避着我，渐渐的，我也放弃了。

后来的事情就简单了：我为了寻找和母亲第一次到江边的感觉，于是屡屡去江边，甚至游入海中，一次遇到了龙王的三太子，他言语中辱及母亲，被我用乾坤圈打死，龙王上门报仇，李靖的软弱和母亲的苦苦哀求让我伤透了心，于是割下骨肉还给母亲，一点灵息却飘到太乙那里，他用莲藕给我做了身子，还教了我许多仙术，我知道从此我不再是凡人，也没有了血肉欲念，母亲虽然还是我的母亲，却再不可能水乳交融。

我想流泪，但是我已经没有泪水。

人生最美好的事情，只有一次，经过之后你永远也不会忘记。

【完】

32312字节